

■ 齐民要术

李少君谓汉武帝曰：“臣尝游海上，见安期生。安期生食巨枣，大如瓜。”李少君好大言，所谓“见安期生”云云固不可信，巨枣大如瓜更是忽悠。然而当年琅琊人安期生“卖药海边”，所卖“仙药”中，大枣极有可能是其中一味……

铁杆庄稼的人文果实

□ 本报记者 卢星
本报通讯员 高士东 贾鹏

农历九月，冬枣收获季。鲁北地区的枣农，每天凌晨三四点钟起床，到镇上的批发市场卖枣。又黑又冷的秋夜里，他们穿着厚厚的棉衣，脚蹬满载冬枣的小三轮，走在微明的乡村小路上。这铁杆庄稼结的果实，甜丝丝的，香气把空气熏甜了。不论大小，优劣，每一颗小枣在枣农眼中都沉甸甸的，是他们心中的金果果。而这围绕着小枣忙碌的情景，千年如律，在乡土间重复着……

青州乐氏枣天下第一

“枣树属于鼠李科植物，喜光、耐寒、耐旱、耐盐碱，海拔1700米以下向阳干燥的山地、丘陵、平原、荒地都能种植，特别是沙土地。”无棣县文史专家于长奎介绍，在我国黄河流域中下游诸省，枣树种植比较普遍。

“枣”的繁体写法为“棗”，和“棘”一样，均为象形字，由两个“束”字组成，只是前者为上下结构，后者为左右并列结构。“束”是“刺”的本字。两个“束”字并排，表示棘树多刺，是矮小而成丛莽的灌木。

东汉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中解释“棘”字——“棘，小枣丛生者”，这里所说的“小枣丛生者”，即为酸枣树，有刺，果实较枣小，味酸。从“棗”的字形可知，两“束”字叠加，枣树比酸枣树要高大，同时也有木芒一类的刺。由此可知，古人是将枣与酸枣视为同类的，只不过有高低、大小之别。而从“棘”到“枣”字形的演变，折射出枣从野生到人工驯化、栽培的历史。

我国栽培枣树的历史悠久，在无棣县城北5公里处的信阳乡李楼村，有一棵“唐枣树”。棕色的树干虽历经千年沧桑，依旧昂扬。树高7.6米，直径1.6米，树冠6.35米，主干结九纒而体态易壮，满身树皮皴裂，孔洞丛生，志气刚猛。

于长奎介绍，该村里人从不折损其一枝一叶，他们把这棵老枣树尊为“寿树”。虽无人浇水施肥，每到盛夏，这树依然枝繁叶茂，每年结果50多公斤。

围绕这棵老枣树，当地流传着许多美丽的传说。据说，唐玄宗李隆基赴北海巡疆，一行已是人困马乏，疲惫不堪。忽探马来报：“前面有一村落，绿树披荫，水甜果香。”玄宗闻之精神一振赶到村庄，在树下拴马歇息。他环顾四野，棠棣繁茂，枣树成行，侍卫从树上采下鲜枣奉与玄宗品尝，食之甜香入脾，疲乏顿消。玄宗大赞，封该树为“枣王”。

鲁北小枣、鲁西大枣、鲁北的冬枣，已闻名遐迩，各地也有诸多历经千百年风霜的枣树。而在古代，渤海南岸广袤的青州滨海地区也是大枣的重要产区，无论数量与质量，都曾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。

在贾思勰所著《齐民要术》中，曾记载：“青州

有乐氏枣，丰肌细核，多膏肥美，为天下第一。父老相传云：‘乐毅破齐时，从燕贡来所种也。’齐郡西安、广饶二县所有名枣即是也。今世有陵枣、椹弄枣也。”文中西安、广饶均系北魏县名，二县均属青州齐郡。北魏西安县境，主要在今青州市(原益都县)，北魏广饶县境，基本在今广饶县。

宋人编纂的《本草图经》，对青州枣亦有记载：“惟青州之种特佳，虽晋椹大实，亦不及青州者之肉厚也。”在胶东半岛西北隅，靠近青州的土地上，到明清时仍枣树成林。清顺治十四年，顾炎武北游莱州，有诗咏道：“海右称名郡，齐东一大都……灑海盐千斛，栽冈枣万株。”

大车轮轴材须此

在实为美果，论材又良木。枣树，具有抗旱、耐劳、耐盐碱的特性，在民间有“铁杆庄稼”之称谓。

枣木坚硬，唐时虢州别驾窦滂拿枣木作臼杵，并称之为“金刚骨”。说枣杵是金刚骨，可见不是一般的坚硬，而是坚硬异常。除杵外，至于生活常见的棒槌、擀面杖、木匠用的刨子等工具，比比皆是。

因枣木非常耐磨损，百姓常将其制作为独轮车的车轴，也有的将其用作双轮车的车轴。唐代诗人白居易在《杏园中枣树》诗中就有“君若作大车，轮轴材须此”的记载。

在《齐民要术》中，贾思勰对枣树的留种与移栽有专门记载：“常选好味者，留栽之。候枣叶始生而移之。”而他也特别嘱咐，枣树的特性坚硬，所以发芽迟；移栽过早，由于性硬，成活也迟。

在栽种枣树时，要三步一树，行欲相当。三步栽一株，株行距要对直不偏斜，成方形布置。而枣树根系的蔓延力强，树下不宜种庄稼，所以其地不耕翻；不耕翻，荒草丛生又容易生虫，所以要保持土地干净；地坚实了，果实结得多，所以要让牛马踏路。

对于枣树的管理，贾思勰也详细记载：“不稚则花而无实；研则子萎而落也。”正月初一太阳出来时，用斧背在树干上捶打，叫做“嫁枣”。若不捶打，恐只开花不结实；若用斧刃打，果实会萎瘪脱落。到大蚕上簇时，用木杖在树枝中间击打，震落过多的狂花；若是不打，花多而不结果实。

现在看来，“嫁枣”的目的在于破坏韧皮部，阻止地上养分向下输送，以促进开花和果实生长，因而提高坐果率，增加产量。这和后来在北方产区一直采用的“开甲”等技术相似，其原理与环状剥皮相同。

农历九月初后，棵棵枣树一嘟噜一嘟噜地挂着枣儿，树枝都被压弯了。对此，贾思勰记载说：“全赤即收。日日撼胡感切而落之为上。”他还特别告诫：半个红时就收，肉还没有饱满，干后再收，颜色变黄，皮皱；快红时味道不好；全红了长久不收，皮会变硬，还有被鸟类啄食的危险。

乡野中的枣收获回村中，贾思勰对晒枣也有嘱咐：先把地面整治干净。如果荒草过多，会使枣



无棣县信阳乡李楼村的唐枣树

发臭。接着，用椽木支架撑着摆满枣的席箔，拿木扒扒拢作一堆，过一会再扒散开。一天如是扒拢又扒散，二十遍才好。

到了夜间，大枣得到霜露气，干得快，仍然摊着不扒拢。只有阴雨时，才扒拢堆起来，用苫子盖好。待五六天后，选择红软的，搁到高架上去晒。到高架上的大枣已干透，堆聚到一尺厚也不会坏。而膨烂的大枣永远不会干，若留下只会污染好枣，必须及时剔除之。

安期生食枣大如瓜

指物赋义是中国文化传统之一。枣，色赤如丹心，又谐音“早”，这使它在古代的礼仪中有很高的地位。儒家经典有“三礼”都讲到枣：《周礼》中有两条，《礼记》中有七条，《仪礼》中有十条。现实生活中“三礼”也指丧礼、葬礼、祭礼，也指天神、人鬼、地祇，都用到枣。

枣在古代，身价颇高，不过有时也会被江湖之人拿作忽悠人的工具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载，方士李少君谓汉武帝曰：“臣尝游海上，见安期生。安期生食巨枣，大如瓜。”

李少君好大言，所谓“见安期生”云云固不可信，巨枣大如瓜更是忽悠。然而当年琅琊人安期生“卖药海边”，所卖“仙药”中，大枣极可能是其中一味……

德州人东方朔也曾以“上林献枣”的段子，忽悠汉武帝。史书记载，汉武帝以杖击未央宫前殿楹。大呼朔曰：叱叱，先生来来，先生知此楹中何物？

东方朔回答道：“上林献枣四十九枚。”汉武帝惊诧地问：“何以知之？”

东方朔解释道：呼叫我的人，上也；以杖击楹，两木相逢，林也；让我来来者，两个“来”上下凑起来，枣也；叱叱者，乘积是四十九也。汉武帝大笑，赐帛十匹。

古时，枣在礼仪中的地位有时候比财帛还高。《春秋公羊传·庄公二十四年》说：“见用币，非礼也。然则曷用？枣栗云乎？服脩云乎？”意即：会见用财帛做礼品，是不符合礼制的，用枣栗、脯肉更好些。因为礼品就是“章物”“告虔”的，讲究礼轻重意。

枣作为礼物，有“五品”：入朝是贡品，赠友是礼品，平日是食品，治病是药品，保健是补品。在普通人的生活里，凡是喜气洋洋的图案，在体现吉祥的物品中，大都少不了红枣。农村男婚女嫁，更少不了枣的身影。取“早生贵子”之吉利。在这里，红枣开出了文化的小花，成了文化礼仪的化身，承载着民族文化的心理追求。

枣也在偶然间，成为和谐邻里情的见证者。在西汉时，长安城曾流传着“东家有树，王阳妇去；东家枣完，去妇复还”的佳话。这段故事的主人公，便是琅琊人王吉。在《汉书·王吉传》中，如是记载：“王吉少时学问居长安，其东家有大枣树，垂吉庭中，吉妇取枣以啖吉。吉后知之，乃去妇。东家闻而欲伐其树，邻里共止之，因固请吉令还妇。”

房东的枣树枝条伸到王吉租居的院子内，他的妻子采了几个枣给丈夫吃。原本不是什么大事，想不到王吉知道后，竟把她赶回娘家。更想不到的是，房东知道此事后，不但没有责怪王吉的妻子，反而认为是自家枣树惹的祸，想把枣树砍了。

左右邻舍得知后，一起来制止房东这个举动，并且强烈要求王吉，赶快让他的妻子回来。大男子主义泛滥的王吉也只好将妻子请回来，继续过着清贫的日子。

枣核一吞斧柯烂

除在现实中的种种礼仪功用，枣以其养生、益寿、长生的神奇功用，在古时便被当作重要的仙药或合成仙药的重要成分之一。

■ 文越品传统慢生活

洛克菲勒在回函中写道：鄙人前游历贵国，目见各处庙宇规模伟丽，然年久失修，不禁酸鼻……

一座花园封存两朝皇帝的孝心

□ 本报记者 卢文超

今年起，故宫博物院新开辟西路游览路线。本报记者在故宫学者的引领下，踏足过去为“禁地”的断虹桥至慈宁宫区域。慈宁宫，这常在影视剧中演绎的地方，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。

慈宁宫花园并不大，在皇官严格对称的森严等级气氛中，这里景色别有洞天。建筑内部装修精巧，院落中亭临水池，配以山石及品种繁多的花木，显出一派清幽宜居的园林景象。

“从明朝始建，沿用至清，慈宁宫花园专供太后、太妃们使用，这里珍藏的藏传佛教造像是宝贵的文化遗产。”故宫学研究所所长章宏伟说。行至此间，朝野之争，世事纷扰再不入人耳，这里仿佛一片血雨腥风中的宁静之所，时间随之变得缓慢，构成了这座花园独特的风韵和沉淀。

两位皇帝筹谋 母亲闲居之所

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讲述慈宁宫花园今貌的来历，饶有一番趣味——

1521年，一个十五岁的少年，跋涉千里，从风景秀丽的南方来至北京紫禁城。十五年后，这个孩子步入而立之年。为了让母亲在宫里能有一个好的住所，他拆掉了一座佛堂，新建了一座官殿。同时，为了改变母亲在深宫中单调乏味的生活，在这座宫殿南边又建了一座花园。

229年后，又有一位皇帝，为了母亲供佛、礼佛的需要，在慈宁宫花园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工程。这位皇帝是清朝的乾隆皇帝，他的母亲就是赫赫有名的崇庆皇太后。

这样一座花园，不论是兴建，还是改建，无不深深地体现出明清两位皇帝对母亲那份至纯的孝心。这在紫禁城内的花园中独树一帜。

慈宁宫花园位于内廷外西路慈宁宫西南，花园南北长约130m，东西宽50m，总占地面积6800㎡。园中建筑11座，占地不到总面积的五分之一，集中于花园北部。南部则地势平坦开阔，蒔花种树，叠石垒池，意在使太后、太妃们不费跋涉之劳，而得山林之趣。

花园地势开阔平坦，遍植古树，总计一百零六棵，以松柏为主，间植老槐、楸树、银杏、青桐，

杂以海棠、丁香、榆叶梅。慈荫楼东西两侧，各接花台一座，上植七棵松柏。临溪亭南北两端，亦各设花台一座，上种牡丹、芍药。

春则花影重叠，满园芬芳；夏则池内荷花亭亭玉立，林间蝉鸣无歇；秋则银杏一片金黄，海棠果实累累；冬则苍松翠柏，白雪压枝。慈宁宫花园可谓一年四季景色皆宜。

紫禁城皇家园林的建设，与南方园林师法自然的风格迥然不同。受礼制、宗法、风水等多种因素制约，故宫建筑严格按照主次相辅、左右对称的格局安排，布局规整严谨。

慈宁宫主体建筑也遵循皇家惯例，而占地更大的花园的出现，更显现出审美的折衷之意。其春华秋实，晨昏四季，各有不同情趣。在礼制森严的紫禁城中，慈宁宫花园是唯一能令前代后妃们寻得心灵慰藉的轻松所在。

气氛典雅深邃 佛像收藏殿堂

章宏伟介绍，紫禁城内一共保存有四座花园，分别是御花园、慈宁宫花园、建福宫花园(也称“西花园”)和宁寿宫花园(也称“乾隆花园”)。

御花园与慈宁宫花园一样，始建于明代，后两座花园则建于清乾隆时期。其中只有慈宁宫花园是专门为太后、太妃们服务的，这是它最独特之处。

目前，慈宁宫花园基本保持着乾隆三十年(公元1765年)改建之后的风貌。不同于御花园的端庄大气，宁寿宫花园的紧凑秀美、建福宫花园的富丽堂皇，慈宁宫花园体现出的是一种清幽典雅、宁静肃穆的气氛。

园内按照中轴对称布局，与其他三座花园相比，慈宁宫花园还有一大特色——这是一座以佛堂为主的花园。

花园内五座主体建筑——咸若馆、慈荫楼、宝相楼、吉云楼、临溪亭，先后被布置为佛堂。目前，除临溪亭外，其余四座至今仍保持着佛堂的原貌。其中，咸若馆是故宫博物院第一座向公众开放的佛堂。

故宫博物院目前有藏传佛教文物四万多件，在这座花园分区内，就保存有一万五千七百八十三件，占至三分之一。这是一座保存藏传佛教文物最多的花园。

其中，吉云楼最多，存有一万零一百七十二件，咸若馆存有五千二百八十五件，宝相楼存有



慈宁宫花园内的咸若馆

二百九十四件，慈荫楼存有三十二件。吉云楼是宫中保留下来的一座名副其实的“万佛楼”。

藏传佛教神像系统庞大而繁复，乾隆皇帝本人信奉藏传佛教，并有着一定的修行造诣，连他自己都觉得：佛像数量太多，“面目无法识别”。

为此，他做了两项工作。其一，是命国师从浩如烟海的经典中，精选出三百六十尊，“诸佛宝号永宜供奉者，排集尊次”，并制作了系统的铜镀金佛像，每尊背面均模印有汉、满、蒙、藏四体文佛名。

其二，按照藏传佛教修行的六个阶段，即“六品”，在紫禁城内外修建了八座六品佛楼。目前仅完整保存下来两座，一座是位于故宫宁寿宫区的梵华楼，另一座就是慈宁宫花园的宝相楼。

佛楼均为面阔七间的二层楼，除正中明间外，其余六间分别按照六品各自的经典，供奉相应的佛像、唐卡、佛经、法器及佛塔。尤其重要的是每间楼上的佛格内，各供奉一百二十二尊小佛，六间共计七百三十二尊，每尊小佛上均刻有汉文名字。

三百六十佛和七百三十二尊六品佛，这两套神像体系，是乾隆皇帝勤政之外对宗教文化的建构。章宏伟说，今天反观，其最令人欣喜的是，这两套神系都在慈宁宫花园得到供奉并保存下来，慈宁宫花园也因此成为一座藏传佛教神系研究和图像学研究的宝库。

渗漏衰败之时 石油大亨解囊

1926年7月，北京大学教授钢和泰男爵，到慈宁宫花园考察。他来自俄国，是最早关注并研究慈宁宫花园的西方学者。当破败的殿门打开时，“极精工之铜佛像及画像”呈现在他的眼前。

他惊叹道：“世界各国博物院所藏之佛像惟此最精美！”

在此之前，慈宁宫花园荒芜已久。乾隆以后，大清国势“盛极而衰，故于宫苑，兴建亦寡”，慈宁宫花园也是如此，“仅有修筑，并无增建”，只是对花园进行过数次规模大小不一的维修。

故宫博物院档案保留着宫殿的历次修缮记录。光绪十九年(公元1893年)，因为“夏雨浸灌”，储秀宫等六十二处殿宇均有渗漏情形，其中“慈宁宫花园咸若馆五间抱厦三间头停渗漏，宝相楼南北四间头停渗漏，延寿堂二间头停渗漏，临溪亭一座头停渗漏，东御座房五间头停渗漏”，但因为不属于“最关紧要”之处，未得到及时修理。

国力不济，朝廷亦岌岌可危，无人顾及一座花园的兴废。清末民国初年间，慈宁宫花园内建筑损坏严重。

1924年，溥仪被驱逐出宫，次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并对外开放。

《晏子春秋》记载：齐景公谓晏子曰：“东海之中，有水而赤，其中有枣，华而不实，何也？”晏子对曰：“昔者秦穆公乘龙舟而理天下，以黄布裹枣，至东海而捐其布。彼黄布，故水赤；枣，故华而不实。”

齐鲁文化研究专家张华松认为，《晏子春秋》成书于战国齐人之手，属于采摭谈话巷议的小说家言，其中的这段记载，则证明至迟在战国时，大枣就成为好说“海话”的齐国人谈玄的一个噱头，这可算是大枣仙话的滥觞。而忽悠汉武帝说见过安期生的李少君，则是现今所知有关大枣最早仙话的创作者。

而关于汉武帝会见西王母的神话传说，汉以降，异常流行，且有种种说法。现代考古出土的汉墓中的画像石，有关这类题材的绘画，也是汗牛充栋。《汉武内传》曰：“七月七日，西王母当下，帝设玉门之枣。”

在秦汉时，枣的功用也在传说中得到一次次升级。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，仙人以大枣为食。汉代铜镜即有如下铭文：“尚方作镜莫大巧，上有仙人不知老，渴饮玉泉饥食枣。”成书于东汉的《神农本草经》也云：“凡枣，九月采，日干，补中益气，久服神仙。”

到玄乎时，连枣核也成了仙药。《后汉书·方术列传下》载：后汉术士、上党人郝孟节“能含枣核，不食可至五年十年”。

在临沂金雀山汉墓群M28边箱中，考古人员发现有大量鸟凤图案，还发现有栗、枣核、鸡兔骨等物。可见，汉时大枣已从传说演变成百姓实际的精神寄托，作为殉葬品，求死者灵魂长生不死。

对于“长生不老”的梦想，帝王常祭神求仙，此时枣脯便是必备祭品。据《史记·封禅书》记载，汉武帝祠祀太一，李少君的弟子，黄钺人史宽舒为祠官，即以“枣脯之属”为祭物。又载，方士、齐人公孙卿谓汉武帝曰：“仙人可见，而上往常遽，以故不见。今陛下可为观，如缯氏，置脯枣，神人宜可至也。”

自汉时起，大枣仙话日渐多了起来。至魏晋南北朝盛行一时。即以晋人葛洪《神仙传》为例，书中收有许多大枣仙话，仙人如李意期、董奉等皆以“啖枣脯枣，少饮酒”为养生延年之道，另一仙人沈羲夫妇被迎上天，老君“赐枣二枚，大如鸡子，脯五寸”。仙枣的主要标准依然是个头硕大，而且枣核依然被赋予“含之不饥”的神力。

到南宋洪迈《夷坚志》中，他讲了一件奇事：赣州兴国县令刘子昂的儿子，偶然从卖药道士手里得到三卷奇书，他依照书中所说，对一颗枣念咒，后将枣放到水缸中，将枣水试着给病人喝，不论新老疾病，都能立刻痊愈。于是，来求请枣水喝的人络绎不绝。

同在南宋时郑缉之撰《东阳记》中，有更离奇的怪事：“信安有悬空坂。晋时有民王质，伐木至室中，见童子四人，弹瑟而歌。质因留，倚柯听之。童子以一物如枣核与质，质含之，便不复饥。俄顷，童子令其归，质承声而去，斧柯烂然烂尽。既归，质去家已数十年，亲旧零落，无复昔时矣。”

这段“烂柯忘归”的传说，还见于南朝梁人任昉的《述异记》和北魏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。在这则故事里，童子给王质的这枚枣核，是一个符合道家长生不老理念，具有食之不饥功能的象征物。

一千个烂柯人有一千个枣核的回忆。鲁迅先生曾在某个秋夜写下文字：“在我的后园，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，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。”在大家对这段文字的纷纷解读中，枣树和它激荡出的一连串文化涟漪又一次被激起，回环扩散……

1925年12月12日，清室善后委员会开始对慈宁宫花园内各殿的陈设进行点查。点查过程严格遵循《点查清官物件规则》，验封启门，编号登录，“如遇特别之件，由事务记载员详细记录，并由摄影员摄影点过物品，仍置原处，以存旧观”。点查工作从延寿堂开始，之后是含清斋、临溪亭、宝相楼、吉云楼、咸若馆和慈荫楼等。

钢和泰教授首次系统，完整地拍摄了宝相楼二楼的七百多尊六品铜佛，并将资料带到美国哈佛大学。后来哈佛大学梵文教授克拉克，据此出版专著，将宝相楼资料全数发表。

同时钢和泰也注意到，此时的慈宁宫花园内各建筑“屋檐倒塌，破烂不堪，各处渗漏”，令人“尤堪痛惜”。钢和泰主动请缨，赴美国“代为募款修缮”。他“报告煤油大王陆佛勒氏允助美金六千元”，修缮慈宁宫花园。

所谓“煤油大王陆佛勒氏”，即石油大亨洛克菲勒家族。“同时，协和医院院长葛霖亦得陆佛勒来电，令其代表视察一切”。

1929年5月31日，“葛霖、钢和泰及协和医院工程师安纳同来本院参观，遂偕往慈宁宫花园内外视察一周。葛霖之意，因恐工程太大，款项不敷，主张先修屋顶一部分及将欲倒塌之处，以免夏季大雨再有渗漏”。

根据葛霖的意见，故宫博物院总务处制订了慈宁宫花园修缮工程方案，分两期进行：第一期包括“咸若馆、宝相楼、吉云楼、临溪亭四座房屋之屋顶瓦木工作”及维修“门口慈荫楼一座”；第二期则是“外檐上下架油漆彩画及棧花隔扇窗窗修补齐整，添安玻璃整阶石各工程”。

12月12日，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易培基先生，亲笔致函洛克菲勒先生：“对于阁下捐款兴修慈宁宫花园一事深致感谢”，并表示此次维修工程“不仅蔽院深受其惠，凡研究佛学之人因循下之义举，使此千八世纪希有之像得以整理储存，同感盛德”。他同时赠予洛克菲勒先生慈宁宫花园修复前后照片两套。

1930年1月23日，洛克菲勒回函易培基院长，感谢赠予慈宁宫花园未修及修竣照片两本，同时表示，此番得与阁下等努力进行从事修理慈宁宫花园，不胜荣幸满意之至。

回函中写道：“鄙人前游历贵国，目见各处庙宇规模伟丽，然年久失修，不禁酸鼻。鄙人以为，如贵国人民尚不知爱护伟大之建筑，等与外国人民做注重，深恐贵国建筑精华不久完全朽坏，不胜可惜。”

易培基院长读到这封外籍人士来信时，想必心中是五味杂陈。

国宝随国命运颠沛流离。1933年，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时，宝相楼的六品铜佛作为故宫重要藏品装箱南迁，后又完整返回旧地。

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，慈宁宫花园一直深藏禁中，秘不示人。直到今天，慈宁宫花园经过历时四年的精心修缮，终向全世界游客敞开了大门。